

# 通天杀局



雾满拦江  
著

## 雾满拦江浸淫19年，破解惊天连环案！

正在高空飞行的飞机上，一名乘客在众目睽睽下突然离奇消失。返航后，有关人员把飞机拆解了，也没找到他的影子。这起案子引起了警员夏天川的注意，然而在侦办的过程中，他却发现了一系列更诡异骇人的事件……

# 通天杀局

雾满拦江  
著

雾满拦江漫漶19年，破解惊天连环案！



中國華僑出版社

---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通天杀局 / 雾满拦江著. —北京: 中国华侨出版社,  
2012.5  
ISBN 978-7-5113-2331-6

I. ①通… II. ①雾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 2012 ) 第075686号

---

## 通天杀局

---

作 者: 雾满拦江  
责任编辑: 韩 芳  
装帧设计: 刘红刚  
经 销: 新华书店  
开 本: 700mm×990mm 1/16 印张: 17.5 字数: 300千字  
印 刷: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 
版 次: 2012年11月第1版 2012年11月第1次印刷  
书 号: ISBN 978-7-5113-2331-6  
定 价: 29.90元

---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6号通成大厦3层 邮编: 100028

法律顾问: 陈鹰律师事务所

发行部: (010) 82068999 传真: (010) 82069000

网 址: [www.oveaschin.com](http://www.oveaschin.com)

E-mail: [oveaschin@sina.com](mailto:oveaschin@sina.com)

---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# 目 录

## 第一章 飞机上突然消失的男人 / 001

机长和乘务长立即向着潘家帅的座位疾奔，沿途见所有的乘客都站了起来，向潘家帅的座位张望。等机长和乘务长跑到跟前，发现座位上扔着潘家帅的手包，钥匙和登机牌散落一地，而潘家帅却不见了踪影。

机长立即朝着洗手间方向冲了过去，因为他认为潘家帅有可能是在洗手间中。乘务长却知道，潘家帅就在他的座位上，没有离开过。于是，乘务长立即询问前后两排的乘客：“人呢？这名乘客怎么不见了？”

## 第二章 神秘的海鲜城 / 026

吕教授吼叫起来：“无知的蠢货，现在我告诉你们，这条鱼叫花鳞鱼，生活在3亿5000万年之前，是古生代的石炭纪，那时候地球上的生物多是腕足类，两栖类刚刚开始发展，爬行类动物也刚刚出现。这段时间持续了6500万年，又过了5500万年，直到二叠纪结束，地球才进入了中生代。你们吃这条鱼，不啻犯了天条，你们吃掉了千金难买的活化石！”

## 第三章 奇怪的报警电话 / 054

过了两分钟，报警电话再次打入，显示的仍然是郝斯文的号码。这一次电话中仍然没有任何声音，马上又挂断了。

第三次，电话又打了进来，这一次，娟子终于听到了一个男人的说话声，那声音含混不清，好像是嘴里含了块热豆腐，又好像是含了药，带有几分游移不定的状态：“我也许……我可能……或许……是不是……再见……”这么几个含混不清的词语过后，电话又一次挂了。

## 第四章 三条手臂的男人 / 082

莫非，苏小河根本没有死？

如果他没有死的话，那条断手就是个障眼法了，只是为了掩饰他还活着的事实。虽然技术科的解剖与化验表明，那条留着清晰牙齿印痕的断臂，正是一名年轻男子的，而且有理由表明这条手臂的其他部分，正是苏小河本人的。但此时，我更倾向于苏小河没有死，只有他活着，才能更容易解释目前所发生的事情。

如此说来，袭击我的三名神秘人，有可能正是苏小河找来的。

## 第五章 棚区怪异事件 / 092

“那这事可就奇怪了，刚才我在那里，亲耳听到你父亲大声喊叫，说他是老虎的亲生父亲的。如果像你说的这样，那他为什么要这么说呢？”

“他是……”女郎把脸扭过去，“他是为了我母亲，迫不得已。”

## 第六章 远古来的信使 / 124

男人进来了，满脸低三下四，向苏小河露出谄媚的表情，忽然看到苏小河的母亲，他的眼睛眨了眨，好像很是困惑的样子。

苏小河说：“你不是说，我妈托你带封信给我吗？把信给我吧。”

苏小河的母亲很诧异，以为自己听错了，就对儿子说：“小河啊，你看你妈这耳朵，在埃及连木乃伊的心跳都听得清清楚楚，怎么你说的话，妈就听不明白了呢？”

苏小河拍了拍母亲的手背：“妈，让你看个笑话，你就等着乐吧。”

## 第七章 缢鬼杀人事件 / 174

10年前的威伯，他在系列缢杀血案发生之前的3天，突然佯装老年痴呆，拒绝侦破此案。也就是说，他在案子发生之前，就已经知道了此事。但当时人们的注意力，全部集中于如何戳穿老人的伪装，强行让他出山破案上来，竟忽略了这个问题：

威伯，是如何知道血案即将发生的？

# 第一章

## 飞机上突然消失的男人

### 高空失踪案

在高空飞行的客机中，有个男人失踪了。

按说，在空中封闭的机舱中，一个大活人不可能消失，但这样的事情就是发生了。

这个失踪的男人，叫潘家帅。年近中年，是个跑单帮的古董贩子。他虽然名字称帅，却干瘪矮小，五官丑陋，一双小眼睛滴溜溜转个不停，满脸的狡黠之色。很可能是他的外貌太不靠谱的缘故，在机场安检的时候，他被安检人员视为重点目标，由里而外检查了个仔细。但除了一只小小的装有钥匙、现金等物品的手提包外，未见任何异常。

登机的时候，没有人注意到潘家帅，这说明情况仍然很正常。登机后，潘家帅的座位是靠近飞机舷窗的A座，旁边的座位空着，没有乘客。实际上这架能装载200多名乘客的飞机，座位空出来三分之一，乘客只有132人。

关闭舱门，空中小姐检查乘客的安全带，演示救生设备的使用方法，而后飞机滑行，起飞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潘家帅就坐在他的座位上，把手包放在旁边的空座位上，透过窗口向外观望。而他的座位在机翼位

置，也未必能看到什么。

到了万米高空，飞机结束升空，转入平稳飞行状态。空姐们解下安全带，开始巡视机舱。一名年轻的空姐路过潘家帅的座位，并没有过多地注意他。就在这时，潘家帅猛地发出一声尖叫，声音很大，惊动了机舱内的乘客，大家都把头转向他。

空姐急忙走过去：“这位先生，需要点儿什么吗？”

潘家帅回过头来，嘴巴大张着，一只手指着舷窗，声音战抖着：“你看……你自己过来看……”

空姐俯下身，透过舷窗向外看，只看到银白色的机翼，和远处浓密的云层。

事后空姐曾说起过，舷窗外的云层，好生古怪，浓密得有些异常。而且激烈地翻滚着，好像有什么东西，正在浓云中激烈地翻涌着。按说在高空不应该看到这样奇怪的云层——但这只是事后的感觉，在当时空姐并没有感觉到什么，只是伸手替潘家帅拉下舷窗上的隔板，用温和的语气说道：“您如果感觉不舒适，可以坐到靠外边的座位上。”

潘家帅没有理会空姐，他伸手将隔板推上，向外窥视了一下，又猛地缩了回来，一只手用力地揉着眼睛，口中发出了呻吟一般的喃喃声：“不可能的，这是不可能的，这么高的地方，那个女人怎么可能爬上来，不可能的……”

潘家帅嘀咕的声音很小，可是空姐还是听得分明。她的心里咯噔一下，装作若无其事地走开，去找乘务长汇报此事。

乘务长有过5年的飞行经验，处理过许多麻烦棘手的事件，听了报告后并没有慌乱，而是吩咐空姐先去向机长作汇报，以防紧急事态出现。而她则立即按座位号查出潘家帅的名字，这才不动声色地沿过道一边问候乘客，一边向潘家帅走过去。

走到潘家帅身边时，乘务长俯下身：“有什么可以帮助您的吗？”

潘家帅正趴在舷窗上向飞机外窥视，听到声音好像被吓了一跳，手足无措地转过头来，望着乘务长，却不做声。

乘务长重复了一遍她的话。

潘家帅很是艰难地咽了口唾沫，犹豫不决地说道：“我想……我的意思是……唉，还是算了吧，你不会答应的。”

乘务长微笑道：“不要紧，虽然飞行中条件有限，但我们会尽最大努力。”

潘家帅用手捂着脸，低声道：“你可不可以坐在我身边？”

“可以。”乘务长坐了下来，问道，“是不是身体有些不舒服？”

潘家帅指着舷窗外：“别问了，你自己看看吧，看看飞机外边的女人。”

乘务长真的探过头去，透过舷窗向外看了看。她只看到洁白的机翼，上面空无一物，下面怒云翻滚，好像有什么东西正在高空中疾驰，追赶着这架飞机。

异常的怪云，让乘务长心里感觉到极度压抑。但她仍然微笑着，对潘家帅说道：“外边没什么东西啊，也不可能有的。”

潘家帅摇头：“你不相信我？你动作太慢了，现在她已经爬到机翼下面躲了起来。”

乘务长想笑，又有点儿紧张。乘客说位于万米高空之上的飞机机翼下有个女人，这怎么可能？很明显，这个叫潘家帅的乘客，精神状态出现了异常。正要说话，潘家帅却突然问了句：“你是不是认为我的精神状态不正常？”

乘务长呆了一下，然后避开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，微笑道：“要不要换个座位？”

潘家帅双手掩脸，摇头：“没用的，连这里她都能找来，还能往哪儿躲？”

乘务长又安慰了潘家帅几句，起身去找机长，向机长报告了潘家帅的情形。机长问：“这个乘客会不会有暴力倾向？会不会失控？如果有可能的话，那么，我们立即联系返航。”

高空飞行，安全为重。现在机组人员已经确定潘家帅的精神状态异常，如果他突然狂性大发，那是非常危险的，所以机长考虑返航的必要性。



乘务长犹豫了一下，说：“那名乘客虽然情绪不稳定，但只要控制得当，应该不会有事。”

话音未落，就听机舱中传来一声惨叫：“救命，救救我，快把我拉上去……”赫然是潘家帅的尖叫声。

机长和乘务长立即向着潘家帅的座位疾奔，沿途见所有的乘客都站了起来，向潘家帅的座位张望。等机长和乘务长跑到跟前，发现座位上扔着潘家帅的手包，钥匙和登机牌散落一地，而潘家帅却不见了踪影。

机长立即朝着洗手间方向冲了过去，因为他认为潘家帅有可能是在洗手间中。乘务长却知道，潘家帅就在他的座位上，没有离开过。于是，乘务长立即询问前后两排的乘客：“人呢？这名乘客怎么不见了？”

前后两排的乘客茫然摇头：“他……他应该还在，刚才还跳起来，伸手喊叫，然后就……就好像被什么东西拽到了地下……”

地下？

地下是坚硬的金属壁板，完好无损，乘务长就站在上面。她的目光落在舷窗上，俯身向外边看去。

远处有团形状诡异的疾云，正飘扬远去。

望着那朵疾云，乘务长心里有种奇怪的感觉。这朵云似乎是有生命的，好像是刚刚完成了一项任务，处于轻松快意的返回状态中。

## 她要谋杀我

潘家帅在空中客机中突然失踪，引发了飞机上的一片惊恐。机长立即下令返航。

飞机的舱室是封闭的，一个大活人，断无失踪之理。潘家帅一定是躲了起来，别管他躲在了什么地方，但肯定是这样，只有这样才是合理的。

机长、乘务长以及塔台上的空勤安全人员，全都是这样认为的。尽管机组人员找遍了飞机上的每一个角落，也没有找到潘家帅，但大家仍认为他就在飞机上。至于他为什么躲起来，是不是要搞什么恐怖活动，

甚至炸掉飞机，这只有潘家帅自己才知道。

不可预知就意味着危险。只有飞机落地，大家才会感觉到安全。

而负责机场安全的警务人员，却把事态想得更严重。

飞机刚一降落，机上的乘客就惊呆了。只见几卡车荷枪实弹的士兵，身穿迷彩服，头戴钢盔，迅速将整架飞机包围了。乘客们被要求一个一个地走出机舱，接受安全人员的详细检查，所有乘客的资料都要与登机资料认真核对，以确定乘客确实是本人。

安全人员这么做的原因，是排除失踪的潘家帅以另一个身份混入乘客中的可能。

这种可能完全存在。因为潘家帅可以换一身衣服，改变自己的容貌之后，再混在乘客中。如果这种事发生，你当然不可能再找到原来的潘家帅了。

检查的结果却有些意外。登机时的乘客是132人，从飞机里走出来的乘客，却是131人，确实是少了1个。

而且，经过仔细核对，所有的乘客确实是他们本人，没有发现潘家帅。

还有第二种可能：潘家帅说不定钻进了一只皮箱里，由他的同伙拉着皮箱下飞机，这样也能达到神秘失踪的效果。

但是，安全人员检查了乘客们随身携带的行李，这种可能也被排除。

安全人员对机组人员也进行了检查，机长、副机长、乘务长以及4名空姐，也仍然是他们本人，潘家帅不可能混入他们之中。

只剩下最后一个可能了：潘家帅仍然躲藏在飞机上。

安全人员登机，开始搜查每一个角落。搜查行动持续了整整一天，最后不得不停止，因为飞机已经被彻底拆开，连油泵管里，安全人员都拿铁丝仔细地捅过，仍然没有发现潘家帅的下落。

面对七零八落的飞机零部件，安全人员不得不承认：潘家帅是真的在空中失踪了。

但要让正常人接受这个结论，实在是太难了。只要是脑子进水不太

多，听了这个结论就会嗤之以鼻，不屑一顾。

在所有的可能都被排除之后，安全人员不得不考虑最不可能的可能：

潘家帅，他有可能压根儿就没有上飞机。

这桩奇案脱离了机场安全人员的控制，由正规的警方接手，并对潘家帅的行踪及社会关系展开调查。反馈在第一时间从一个派出所传来，因为潘家帅在登机的前一天夜里，打电话报警，声称有个女人要谋害他。当时两名值勤的年轻刑警赶去调查，并做了详细的笔录。

笔录上说：那天夜里凌晨1点20分、1点22分及1点25分，一名自称潘家帅的男子3次打报警电话求救。两名值勤刑警赶到报警者的家中，刚到门前，就听到门里传来了剧烈的敲击声。两名警员敲门，但无回应，只是敲击之声更加激烈。两名警员作了应急反应，试图破门而入。不想门里边却被坚硬而笨重的家具顶住，无论如何也打不开。在外边喊叫，里边也无人回应。

无奈之下，两名警员转到楼外，攀爬到了阳台上，却发现阳台的门也被从里边顶死，只好打碎玻璃，强行进入。

屋子里一片狼藉，家具橱柜翻倒在地，被用来抵住门窗，这就难怪两名警员无法进入了。屋子的一角，堆着破烂的棉被，一只光着的脚露在外边，正在瑟瑟发抖。警员掀开棉被，只听一声恐惧的尖叫，里边露出一个人来。

此人年近中年，干瘪矮小，五官丑陋，双手抱头惊叫不止，正是文物贩子潘家帅。

见到两名警员，潘家帅惊魂初定，自诉他正被人追杀，所以才用家具抵住门窗，防止杀手进入。警员问他是否知道杀手的姓名，为何会被人追杀，潘家帅的表情却突然变得狡黠起来，不肯说出来。

为了避免凶案发生，警员把潘家帅带回警局保护，并继续追问他杀手姓名。不料到了警局，潘家帅的态度大变，说夜晚的事情是一场虚惊，并没有人追杀他。年轻的警员很生气，警告他如果是报假案，他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。潘家帅的表情又有了变化，这一次，他终于吞吞吐吐

吐地说出来一个地址。

潘家帅说的这个地址在市区最昂贵的高档住宅区，那里多是独立的私家小别墅，居住的都是些成功人士。两名警员匆匆赶到，发现潘家帅所说的那幢别墅，房门紧闭，按门铃也无回应。再找到物业公司询问，获知别墅里居住的是一名单身女子，名叫叶丽，但谁也说不上来她的职业是什么，只知道她已经好久没有回来了。

两名警员虽然年轻，刑侦工作却做得极为扎实，他们搜集了尽可能多的有关叶丽的资料，甚至还从社区门前的监控录像里剪切了一张叶丽的照片。相对于语焉不详的文字资料而言，这张照片才是最有价值的。

一直忙到中午，两名警员才返回警局。这时候潘家帅已经离开了，两名警员也没有在意。毕竟潘家帅来警局只是寻求保护，并非涉案人员，没理由不允许他离开。警员只是将叶丽的资料、照片存档，以备随时查询。

谁也没有想到，潘家帅离开警局之后，就去了机场，买了机票登机。目前还不清楚他此行的目的，但估计也无法再弄清楚了，因为他已经在空中客机上离奇地消失了，留下了无数悬念，让人惊疑不定。

而唯一与潘家帅有关的，就是那个叫叶丽的女子。两名警员的尽职工作，在这时候终于体现出了价值。

叶丽的照片被分发到每个警局，务必要找到这个女人。但她是否与潘家帅神秘失踪案有关，目前却无法断定。

## 世界不是你看到的这个样子

叶丽的照片，在我的桌子上整整摆放了一个星期。

照片是从监控录像中技术剪切下来的，恰好照到了她的正面侧半身，尽管影像模糊，有点儿像翻版不成功的旧照片，但依然给人留下一种强烈的印象。应该说，这是个很吸引人的女孩子，披至腰部的长发，脸部线条柔美，略带几分稚气，像个十五六岁的少女。但是她的购房资

料中，写的却是21岁，姑且这么认为吧。

想象这么年轻的一个女孩子，竟然和潘家帅那种文物贩子扯上关系，直觉上不太可能。但是，她却能够买得起市区最昂贵的住宅，这难免让人对她的职业产生浓厚的兴趣。而她的职业究竟是什么？留在资料上的，却是一片空白。

我对叶丽的关注，并非缘于她的职业。怎么说呢，当她的照片拿在我的手上时，我心里咯噔一声，差一点儿脱口叫出：这张照片我见过……之所以没叫出来，那是因为我转念一想，这事绝无可能，就把照片放下了。

一个星期以来，这张照片就放在我的桌子上，每次看到，我心里都会咯噔一声，浮上来曾见过这张照片的印象，然后又认为此事绝无可能，摇头把照片推开。

警员的搜索应该是滴水不漏的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却始终找不到叶丽的消息。而我每看这张照片一次，浮现出来的印象都被强化，那种不可能的判断，渐渐地变得模糊起来。

一个星期过去了，叶丽的下落仍未查出。这时候我明知不可能，也要尝试一下了。随手拿起这张照片，在背面用笔潦草地写下“叶丽”两个字，然后把照片揣起来，出门离开了警局。

毕竟年轻，我无法抵御探究的诱惑。

两年前，我刚刚入职的时候，有位老警员曾告诉我：“警员这个行业，其实是蛮枯燥的，每天要处理的无非是邻居打架，街坊斗嘴，丈夫殴打妻子，儿子虐待父母，全都是琐碎到了极点的家庭纠纷。

“运气好的警员，一辈子在这些琐事中纠缠，直到终老。

“运气不好的警员，会遇到说不清楚的怪异案子，绞尽脑汁也无可破解。让你一生忧悬于心，从此对自己的智商失去最起码的信任。”

这个运气不好的警员，说的可能就是我一——夏大川。

因为我真的对叶丽的照片有印象，尽管这是不可能的，但这印象千真万确。

出门的时候，我心里突然泛起一种悲凉。感觉到神秘失踪的潘家

帅，说不定是被卷入了一个不可见的、可怕的黑洞之中，正在里边挣扎呼救。我关注这个案子，同样也会被黑洞的强大力量所吸引，而那黑洞的幽深之处到底有什么，我却一无所知。

我买了几盒蜜饯和一本新出版的《海外刑侦案事集》，去了东郊一个依山傍水的地方。这里有一片美轮美奂的建筑物，繁花绿树环绕，蜂蝶漫天飞舞，时见老人拄杖而行，或是坐在轮椅上，由表情恬静的女护士推着走在湖边的小径上。养老院这种地方，是任何人也逃避不开的。

野心平静了，欲望止息了，只有在这里，你才会看到人性最后的祥和。

我提着蜜饯，拿着书，在绿荫中慢慢地走着，到了一棵老树下，遇见一个身穿便服的白发老人，正坐在轮椅上，双手拿着本柏拉图的《理想国》，正在沉静地阅读。在他的膝盖上，放着一本残破斑驳的旧相册。

我的眼光，落到了那个破旧得不能再破旧的相册上。慢慢地走到老人身边，把书和蜜饯放下。

老人放下手中的书：“大川来了，怎么还没有女朋友？”

“女朋友？”我呆了一下，失笑道，“不愧是闻名遐迩的老警探，我还一句话未说，您就知道我还没女朋友了。”

“废话！”老人哼了一声，“这么好的天气，有女朋友的年轻人，怎么可能跑到这里来看我这个糟老头子？”

老人的话中，有几分悻悻然。

我们这些年轻的警员，都称老人为威伯。威伯是警界永恒的传奇，他一生从警，过手之处，从未有过未破解的悬案。尽管他已经退隐多年，但威伯的名声，却成了警界不可超越的标范。

我看了看威伯手中的《理想国》，问：“威伯，您是在研究柏拉图吗？”

老人摇头：“只是想弄清楚，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。”

“这个世界的样子……难道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吗？”

“当然不是。”威伯摇头道，“世界并非像我们所看到的这样，比我们知道的更广袤、更深邃。我们可视的光线太狭隘，我们听力系统有局限，我们只能看到一部分影像，许多东西我们看不到，我们只能听到很少的声音，更多的声音我们听不到。我们就像一个个悲哀的囚徒，被拘禁在脆弱的肉体内，只能看到真实世界投射到我们视网膜上的残缺影像。我们误以为这些模糊的影像，就是真实的全部世界，但我们错了。”

威伯慢慢地转过头，注视着我，以温和的声音，重复道：“许多东西我们看不见，但就在我们身边。”

我转头，看着四周的树木与湖水：“那些东西是什么？”

威伯摇头：“我们看不见，又怎么知道它们是什么？或许是活的生物，又或者，是超越了我们想象的神秘门户。总之，我们看不到它们，一切处于未确定的状态之中。”

## 死者知道真相

我把威伯的话想了半晌，摇了摇头，问：“威伯，为什么会考虑这个问题呢？”

威伯的声音低沉下来：“记得孔子是怎么说的吗？‘未知生，焉知死？’生前的世界，于我们而言就是一个谜，我们无法看到全部的世界，终生追逐着模糊而残缺的影子，生活在虚假的幻象之中，自欺欺人。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，启程前往一个更神秘的幽冥国度，届时我们就会发现，在那个未知的国度中，我们竟不知自己从何而来，又如何能够知道我们抵达了何方？”

我沉默片刻，然后问道：“威伯，您确信另一个世界一定存在？”

威伯笑道：“不是另一个世界，仍然是这个世界。一个我们从未来过，也永远不会离开的世界。”

我若有所思：“威伯，您的意思莫非是说，人死之后的幽冥之国，与我们的现实世界，其实是同一个？”

威伯道：“正像我以前告诉过你的，最简单的答案，必然是最正确的。因为这个世界的法则，是最简单的。”

威伯的意思，莫非是说……

老人飞快地打断我：“生命是永恒的，余者皆为幻象。”

生命是永恒的？我对威伯的说法表示怀疑，小声嘀咕道：“活着的人，是有生命的，难道死了的人，仍然有生命吗？”

威伯没有听清楚，冲我吼道：“你说话大点声，别像个受气的小媳妇似的。”

我脱口叫了一声：“威伯，您的意思莫非是说，这世界上有鬼？”

“鬼？”威伯好像是大吃一惊，目瞪口呆地看着我。

“没错，我说的是飘忽无形、化影无踪的鬼。就像电影里演的那样，人死之后，冤气难申，精魂不灭，化为厉鬼，来找他的仇人报仇。”我说道。

威伯一脸不高兴地望着我：“你不觉得这个问题，未免太没品位了吗？”

我老老实实在地答道：“品位这事我还真没考虑过，我只想听威伯您给我一个确切的答案。”

威伯摇了摇头：“以我从警一生的经验，可以明确地告诉你。这世上没有鬼怪，如果有的话，那也是人心有鬼，人心作祟。”

这样就好。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：“威伯，让我们继续有品位的话题，实际上我的意思是，对于死者来说，意识已经停止运转，再也感觉不到这个世界……”

老人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：“夏大川，你多读几本书会死啊？一个不被感知的世界，处于未确定的状态之中。脱离了感知，世界也就失去了其确定性。于死者而言，我们的世界已经失去了确定性。量子力学你懂不懂啊？不懂还不会看看书吗？”

看书……我急忙把自己带来的《海外刑侦案事集》藏到身后，看来我没摸对老人的心思。威伯的兴趣，已经偏离了刑案之中的鸡飞狗跳。我的目光再次落到了老人膝头的旧相册上，说道：“威伯，传说您手边



的相册，已经随身携带了一辈子，无论您到任何地方，都带着它，真的是这样吗？”

威伯的回答干脆利落：“这本相册，你不可以看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我很不满地问道，“我以前又不是没看过。”

老人道：“这本相册是薛定锲的猫，处于封闭之中的不确定状态，一旦打开它，不确定性就化为烟尘，其最终结果，未必是你喜欢的。”

威伯的话，差一点把我逗笑了。这可爱的老人，活到了82岁，终生沉浸于警界之中，与形形色色的罪犯斗智斗勇，却不想愈老弥辣，智慧已经远非我所能比。可是他愈老愈顽皮，竟然不肯让我看他的老相册，这怎么可以？我一定要想办法，麻痹老人的心智，打开这本相册。

我慢慢地寻找话题，避免让老人察觉：“威伯，据说您从警一生，手下从无未解之案，是不是真的呀？”

威伯道：“你说是真，必然是假。你若言假，必然是真。所谓未被观察到的不确定世界，总是这个样子的。”

我忍不住笑了：“威伯，我明白您的意思了。您是说，实际上您也有未曾破解的悬疑之案，只是无人知道罢了。”

威伯对我怒目而视。

我急忙作出无辜的样子：“别生气，您老可千万别生气。我也是从您老人家的话中猜测出来的。人人都知道您老人家手中，确无未破解之案，可您却说此事真假不确定，那么必然的，是有大家不知道的事情存在，这么猜没错吧？”

威伯哼了一声：“少在我面前耍小聪明，我说的不确定的意思是……”

“是什么？”我追问道。

“是……”威伯的神色有些茫然，“到底是什么，我也说不清。我只能告诉你，我对此事，不能确定。”

“嗯，好神秘啊……”我急忙坐在威伯对面的地上，双手抱膝，仰望着威伯，听他继续讲述下去。